

合欢

闫俊峰 著

时代悲歌、生活怨曲、
市井新调、人性礼赞……
在命运之手的弹拨中，
所有的旋律都是生命的绝唱。

一方水土，一方人情。

岁月的拂尘扫去往日旧愁，

新的别绪又奔赴心头。

人啊，总在聚散间才了悟情之所至，
生之所达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apnet.cn>

合欢

闫俊峰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f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合欢 / 闫俊峰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6.10

ISBN 978-7-5190-2280-8

I. ①合… II. ①闫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66152号

合欢

作者: 闫俊峰

出版人: 朱庆

终审人: 张山

复审人: 郭峰

责任编辑: 刘旭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中尚图

责任印制: 陈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 100125

电话: 010-85923043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字数: 309千字 印张: 18.5

版次: 2016年10月第1版 印次: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90-2280-8

定价: 4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

| 目 录 |

秋凉时节	/ 001
心 事	/ 007
流 星	/ 012
小小的天地	/ 017
预 感	/ 019
婆媳之间	/ 021
曲径通幽	/ 023
水	/ 025
春 草	/ 027
徐工的烦恼	/ 032
触礁之后	/ 034
积 习	/ 043

- 044 / 纸灰化作白蝴蝶
045 / 大老孟
049 / 防盗门
051 / 日 子
053 / 保 险
054 / 大红中幡裙
064 / 特殊吃客
065 / 奇 遇
070 / 怨 与 情
072 / 百字小说二十题
078 / 宠 物
080 / 不灭的红灯
085 / 风雪夜
092 / 故乡纪事之一：大豆腐
095 / 故乡纪事之二：表亲
099 / 故乡纪事之三：八叔
102 / 奇异的通信
106 / 凤头儿

血 渍	/ 108
星星伴月亮	/ 110
仿 画	/ 113
小 宏	/ 120
钗头金莲	/ 123
安 居	/ 126
朋 友	/ 133
合 欢	/ 137
新河庄笔记	/ 143
号房子	/ 159
一束康乃馨	/ 167
侯三儿与朱四儿	/ 174
归 宗	/ 188
酒，这个狗东西	/ 213
一车稻谷	/ 245
毒 誓	/ 252
世 缘	/ 260
后 记	/ 288

— 秋凉时节 —

我家的院子有个过道。

每当桃花盛开的春季，南方飞来的燕子便在这过道的房梁上搭窝。燕子们时而衔来一口泥，时而衔来一根细草，安放在房梁上，然后，又“嗖”的一声箭似的飞去，再去衔泥、衔草……它们干得是那样认真、仔细、匆忙，任何外界的骚扰也不能打断它们的工作。

一天，窝终于搭好，于是，它们就生活在这里。不知过了多少天，人们会发现窝里探出几只雏燕的小脑袋，又看到老燕匆忙地飞来飞去，衔来吃食，一口一口挨个儿喂着它们。

每当小燕出世的时候，常有成群结伙的孩子举着木棍来捅窝，要把雏燕捉走玩耍。这时，父亲就紧张起来，总是坐在过道的门墩儿上守着，手里握着根经常不离手的拐杖，弯曲着高大清瘦的身体，伸着细长的脖子东张西望。孩子们还没靠前，他便吆喝一声，把他们赶跑。

孩子毕竟是孩子，捅不了窝，捉不到小燕，也常常来逗老人。他们分成左右两路：左边的孩子举着木棍口里喊着：“捅啊，捅啊！”待老人站起，一瘸一拐追出几步赶他们，右边的孩子又跑过来喊着：“捅啊，捅燕子窝，逮小燕呀！”父亲一会儿追向左，一会儿追向右，跑累了，气喘吁吁地坐在门墩儿上，孩子们才笑着闹着一哄而散。

就这样，父亲一有工夫就坐在门墩儿上守着，一直守到小燕儿会飞，才肯放心。

今年，燕子搭窝的时候，五哥回家了。看到他那气愤愤的脸色，患心脏病的父亲脸白了，患高血压的母亲，手本能地扶住了炕沿儿。

父亲问“怎么啦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五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，扔给我。原来是六哥写给他的，主要内容是要求他给父母寄钱的事。我看到有这样几句：“……当你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，在你的心里就没有父母了……父母生活困难，你全然不顾了……”

看来，就是这样几句话伤了五哥的心。我不敢把信的全文读给父母听。还是五哥在稍微平静之后，跟父母述说了一番信的内容，父母听了大为震惊。

父亲平时最怕我们弟兄几人闹矛盾，就拿给钱的事来说，他们总是说几个哥哥都给钱，并且有根有叶地说是哪天寄来的，是谁从邮局里取回来的。一直好几年，我们还以为弟兄当中无一例外，要不是后来六哥看到父母生活实在困难一再逼问，我们还始终蒙在鼓里呢！

“都是因为我们俩，要是没有你妈和我，你们弟兄就没有这些事了。”父亲哀叹着，眼圈儿一红，落下泪来。

父亲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泪水比任何一个爱哭的女人还要多。他那眼圈儿老是红红的，慈祥的目光里流露着忠厚、善良和软弱。

五哥阴沉着脸，父母沉闷着，无神的目光显示出苦闷。半晌，父亲轻轻地、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哎！这孩子，怎么这样呢！大人的事不该你们管。”

不管？都不管，谁都不给钱，你们老两口喝西北风？我心里想。

五哥摆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：“我也不是不想给家寄钱，只是孩子们大了，一个比一个费钱。都是该结婚的年龄了，不得添置些衣物嘛，每个月，钱花不到月底。哎，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！”

一听此话，我忍不住便呛起他来：“钱，没有个够，该给老人的就要给，剩下的随便安排，没人干涉！”

“不许你多嘴多舌！”父亲斥责我说。

五哥不高兴地摔门走了。父亲诚惶诚恐地说：“小七儿，你给六哥写信，让他给五哥写信劝慰劝慰他吧！”

说完，扭过脸，掏出手绢擦起泪来。

二

我们共计弟兄七个，无姐妹，这是父母最遗憾的事，有个悄悄话跟谁去念叨！

父亲每天下班回到家，总是手脚不闲。孩子们的鞋底磨透了，他用胶皮钉上；桌椅、凳子坏了，他借来斧子、锯，自己修；切菜刀不快了，自己磨；房子掉泥片了，自己挑水和泥把它抹上；实在没活干，也要扫扫院子。

母亲做熟了饭，依旧都是先让大家吃，大家吃完一碗，她再给盛上一碗端上。她站在旁边，看着几个狼吞虎咽的孩子，目光里充满了甜美的希望。

我们弟兄几个同时上学的那个时期，是我家生活最困难的阶段。可父亲说：“我是大老粗，不能让孩子们也像我一样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弟兄七个相继在大、中学校毕了业，参加了工作。七个人分布在全国的七个地方，只有我离父母近。七个人结婚得需要多少钱呢？记得，我结婚时，父母还欠着不少外债。虽然我坚持婚事从简，毕竟还是花了一些钱。结果，债台高筑，生活越发拮据了。兄弟几人的婚事终于全办完，都开始独立生活了，欠下的债却全落在父母身上。父亲劳保仅有 29 元，既要维持生活还要还债。

父母为债务的压力整日忧愁，六哥看在眼里，很为父母担忧。他每月不仅定期给父母钱，而且经常回家探望父母。临行，都在过道里偷偷地抹一通眼泪。

前段时间，六哥给我写来一封信，信上说决定给哥哥、弟弟同时写信，要求大家每月按时给父母寄钱来。弟兄中有人出面这样做，当然好了。我满心欢喜地给六哥回了信，支持他的做法。

三

父母收到弟兄几人寄来的钱，还债的速度加快了，生活也略松快了一点。父亲却唠叨起来：“钱虽然寄来了，儿子们指不定跟老婆怎么闹意见呢。唉！瞧儿子们受夹板罪吧。你大哥十五六岁出远门，到如今组织成一个家不容易呀！你二哥也不是没顾过家。那年，我得了吐血的毛病，还是你二哥到处求医才治好的呢！你三哥那个孩子先天残疾，将来治病还需要钱呢！你四哥下乡在农村苦了多少年，一天才挣

一毛多钱，那时，虽然家里给他寄点东西，能挡嘛呛？这会儿，好不容易选调，成了家，他那生活也够紧。”还常常叨叨这个缺“腥货”，那个没大米吃。

一天，父亲刚打完一个邮包给一个哥哥寄走大米，又一瘸一拐地买来几十斤虾酱，准备给大哥、二哥邮走。他用小勺一勺一勺地把虾酱往塑料桶的瓶口里灌。他那粗硬的、扭曲的、肿胀的手指显得格外笨拙。他干得那样认真、精神集中，连五哥迈进门槛都未发觉。听到五哥招呼一声“爸爸”，他才抬起头来。

五哥进屋后告诉大家，他的大女儿要结婚，并准备接妈妈提前去，给他女儿做嫁妆。我一听，冲着五哥吼起来：“妈妈常犯血压高，去一趟，数百里奔波一趟，身体受得了吗？”

“那……”五哥无言以对。

“不许你多嘴多舌！”父亲生气地对我说，“去不去由得了你吗？”

我不说话了。

五哥也不知几时走的。后来，两位老人商量起来。

妈妈说：“我去也是挠头啊，这几天血压又高了。”

父亲说：“我们一大家子，在他们办喜事时，一个人也不露面，他脸上也不好看呢！”顿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这几天血压高就不要提前去了，赶着结婚的日子，我们一起去吧。”

事情就这样定了，按照父亲的意图，我们到五哥家办喜事的日子，坐上火车去了他家。

五哥见我们来，分外高兴，把我们迎进门，安置在内屋休息，又忙别的去了。

该吃饭的时候，五哥才回来。一家人聚在一张桌子周围。父亲看着母亲和我们弟兄几人坐在他周围，皱巴巴的脸上泛起了红光。

人坐齐了，父亲忽然巡视哥儿几个一眼，问五哥：“你六弟呢？他为什么没来？你们给他信儿没有？”

“我让孩子们给……谁知他们……”五哥支吾着，脸上渗出汗来。

父亲的脸色立即白了。他那粗糙、扭曲的手指哆嗦着，把酒杯歪歪斜斜地放倒在桌上。酒流到桌上又滴到地上。他站起身，晃动着身子，一瘸一拐地走进里屋。

我们慌了，一齐跟进里屋。五哥拉着父亲的手不知所措。父亲火了：“什么孩子……孩子的！我看就是你的事！你们不该不通知老六。这里没有他，难道我们坐

在这里好受吗？他写信让你们寄钱的事，信是我让他写的，有错我担着！”说着，他右手捂住左胸，我知道他又犯心绞痛了。他习惯地从口袋里摸出一粒硝酸甘油，塞进嘴里。

五哥哭了，大家沉闷着。

隔着门窗，外面几间屋的笑声和逗闹声不断，上酒上菜的吆喝声此伏彼起。不知哪一桌竟猜拳行令起来：

“哥俩好哇……三星照哇……”

“五奎手哇……全来了哇……”

“啊！你输了，喝酒、喝酒……”

外面一片杂乱，我心慌意乱地一把将门关紧。我从来未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的火。他向来是软弱的，哪怕是在儿子、儿媳面前。用他的话说，平时遇上什么事，宁愿自己一人扛，不让两人担。

父亲吃了药，症状缓解了许多，在那里住了一夜后，就马上回家了。

四

父亲终于病倒了，逐渐不能进食进水。妈妈让我立即通知弟兄们前来。

我们弟兄几个围在父亲床前，他说他的毛病就会好的。

我握着他那粗大、扭曲、肿胀的手指。这样的一双手，从来没有闲着过；我再看那脚腕，增生的骨头高高凸起。这样的一双瘸脚曾不听家里人劝阻，偷着去买煤、担水。这双脚到过多少地方啊！

旧社会的生活逼迫他出外谋生，在大连当过码头搬运工。一次，他不慎掉进三丈多深的船舱，腰椎骨折，无钱治疗，只在床上躺了三个月，能动了又去上工；招华工到香港，喝山里的毒水，病倒住院。医院里，他眼看着那些还带着气的病人被码到停尸房去，吓得夜间偷偷爬出医院，爬到一个同乡人家里，在那里慢慢痊愈，免于一死；在广东糖厂做工，一去就是八年不能回家，思乡的泪水洒遍珠江江畔。人在异乡，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罪！

我默默地流下泪水，随即侧过脸去。忽然听到父亲微弱的声音：“老五，老五在哪？”

五哥转过身，对着父亲的脸说：“我在这，爸爸，您有话说吧。”

父亲的眼圈儿又红了，过了半天才说：“老五，今后你们哥儿几个要和平啊……”
五哥点了点头，我们也点了点头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爸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弟兄之间一定和和睦睦的。”

父亲脑袋动了一下，也点了点头，似乎相信了大家的话，然后又颤抖着嘴唇说：“老五，上次爸爸发火，时间和场合不恰当……那是大喜的日子，我不该……我对不起你们……爸爸向你们道歉了……你们要和平啊……”

此话一出，五哥哭出声来：“爸爸，您没有什么不对的，怎么能向儿子道起歉来呢？我的好爸爸……”五哥哭着，双手抱着父亲的双肩，身子几乎贴在父亲的身上。同时，像刚刚提开闸门的水，我们弟兄几人立即一起哭出声来。

我松开父亲的手，跑到过道里，任悲痛的心肆意发出号啕。

秋夜的天空深深的、深深的，虽然没有阴云，却看不到那些闪耀的星斗。

天空如同我的心一样，只觉得空荡荡的。

乍凉的秋风吹来，倍觉凄凉，我的心战栗起来。

风儿吹动着地上一团东西，透过泪眼，借着星光，我看到那是父亲常常守护的燕儿窝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它已经被淘气的孩子们捅下来了……

— 心 事 —

—

田大侉子，闷声不语，一动不动，木然地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，嘴里叼着那个跟随了他一辈子、掉了一小半烟袋嘴的烟袋。呆滞的眼睛，凝视着院里用草泥抹得很严实的一垛捻草。

在他的面前，思俭和贤妹夫妻俩搬砖、搬瓦，忙出忙进。

要盖新房了，连十岁的狗子也高高兴兴，三块两块地搬砖。唯独他，对家里这番繁忙的备料活计不屑一顾，对他们那高高兴兴的劲头无动于衷。

他，七十多岁，中等个，瘦瘦的，脸色黝黑。一生的操劳和艰辛，让众多的皱纹刻在脸上。此刻，他陷入深沉的思索之中。那草，在他脑子里正幻化出许许多多的往事……

贤妹一边干活一边心中纳闷：她嫁进这个家门十余年了，院中的那垛草，公公从来不让人挪动。最近，商量盖房备料时，贤妹冒了一句：“咱早存的那垛捻草，够屋面瓦瓦用的了。”公公一听，像挨了蝎子蛰，“腾”地站起来，忙说：“不能用那草……另买吧。”

草之谜，十年了，她仍不理解。

傍晚，贤妹正做饭，忽听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。想起院里的水泥，不知苫盖严没有，就赶紧出屋去看。不料，竟意外地见公公仍在细雨中呆坐，脸上的雨水滴滴嗒嗒地往下掉，烟袋锅里虽已不冒烟，烟嘴却还含在嘴里。

她上前急喊：“爷！您是疯了还是傻了？下雨，还坐在那儿干嘛？”

贤妹说罢上前，生拉硬拽地把公公拽进屋，怕他着凉，忙冲了一碗红糖水，放

到公公身旁的桌上：“喝，快喝了！”

公公没好气地说：“不喝！你当我坐月子了。”说罢，把碗一推，红糖水撒在桌上一小半。

贤妹是本庄人，嫁到他这个外来户侂子家，早就适应了他们的性格。公公的粗暴、倔劲儿，她也有对付的好办法。这会儿，她也装出生气的样子端起碗，递到公公嘴边说：“喝！不喝，晚上这顿饭我就不给你们做了。”

公公连眼皮都没抬，勉强接过。

贤妹眼看着他喝下了红糖水，才又去忙饭。

二

半碗红糖水没有起作用，田大侂子还是得了重感冒。发烧三十八度，卧床不起。这可吓坏了思俭和贤妹。他们赶紧请医抓药。老爷子吃了几次药，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早上，略觉好转。思俭去上工，留下贤妹伺候公公。

贤妹又给他吃过一次药，然后用被子给他盖严说：“捂严了别动，出身汗就好了。”

她到外间屋去收拾屋子，一边收拾，一边抽眼看公公的动静。不一会儿，见公公动动，掀开被要起来。她连忙跑过去：“您要干吗？别动。”

“你甭管。”

公公这句话，贤妹似有所悟，忙说：“别动，别动。解手，我给您拿盆子。”

“咳！你甭管！”老爷子的脸一红，有点急了。

贤妹不理他，“蹬蹬蹬”，三步并做两步，从套间屋拿出尿盆递给公公。老爷子一见，赌气不接，一下子躺倒，把被往身上一蒙，闭眼不说话。贤妹一愣，然后把尿盆使劲地往地上一墩，算是告诉他放在地上了，扭头离去。

傍晚，思俭下工回来，到爹爹屋打了一晃，以示关心。贤妹想起自己伺候公公的不便，看着思俭对爹不上心的样子，火攻头顶。睡觉时，贤妹严厉地说：“思俭，今夜，你到爷屋去睡，夜里伺候他喝水、尿尿的。”

“咳！用不着，他不是不能动。”思俭说。

“你这是嘛话！夜间他要喝水、尿尿，出被窝，再着凉怎么办？那是你爹爹，别忘了，你也有儿女，将来，他们怎样待你，拿你当样子呢……”贤妹数落起来没

个完，“我看，咱爷的心病好像也不小呢！那草……”

思俭一听到这“草”字，马上截断她的话说：“得！得！别叨叨啦，我到爷屋里去睡。”说着，抱起自己的被褥、枕头，往爹爹屋走去。

三

三天后，老爷子的身子虽然还虚，走路直打晃，感冒却基本好了。然而，他那心病却一点儿没减轻。心思仍然在那棵草上，那是生命的草，哪能忍心让他们用到盖房上！那点儿草，如果是从草场买来的，顶多花三五元钱。可它不是买的，是亲人拼死拼活割来的。它的价值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！那时，我真糊涂啊！人性哪去了呢！为了穷日子、为了那草，我……哎！就要盖房了，它当不当、正不正，碍事得很。既然不让他们用，就趁早挪开。经过一番考虑，他拿定了主意……

他一步三晃地借来了一辆双轮车，放在院外，然后用招勾慢慢拍打草垛上的泥片。泥片好厚！为了保护这棵草，他抹了多少遍草泥？记不清了。如今，剥下泥片，就像打开珍藏已久的珠宝盒子。见那草不霉不烂，安然无恙，很是欣慰。

他轻轻把草搬开，一捆一捆地搬上车，而后，用绳子拢牢。把车辕上的绳套往肩上一挎，双手扶把就要拉走。

思俭、贤妹正一起回到家，见爹爹要把草拉走，十分惊讶地问：“您把它拉哪去？”“甭管！”老爷子倔倔一句话说出，像一块石头扔在地上。

贤妹抢上前说：“您放下，您说拉哪，我们送去。”说着招呼思俭，“来来，咱们拉。”

思俭走过来，伸手要拿过爹肩上的套绳。老爷子用胳膊冲他一搯，思俭一个趔趄，倒退了好几步。

他驾起车，车轮转动了，思俭和贤妹只好在车后帮着推。

草，是沉重的，压得车身和车帮吱吱呀呀地叫。车轮在地上砸得“咚咚”响。脚下的乡间土路疙疙瘩瘩，车辙深深的。他们俩在高高的草车后面，看不见前面的道，瞅着地，免不了深一脚浅一脚地磕磕绊绊。

脚下坎坷的土路不快不慢地向后流去。

生活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思俭想。那时，爹爹遵照“人挪活、树挪死”的信条，带着一家老小来到这新河庄，垦荒种地，劳动置家。

他，自打来到新河庄，和当地人一样，马上盯上了庄外的野草。马莲蒿子可烧火做饭；蒿子米可以充饥；三棱草、恒子草和秋后的马莲，可做埆草泥房；小芦苇可做上等的饲料。这些草割来可以自用，又可卖钱。思俭三四点钟被爹爹叫醒，匆匆吃顿饭，就走向草地——老少都被爹拽去拾草。谁要是不使劲儿干，除了挨骂就是挨打。爹爹自己，像是一匹惊马，干起活来，永不停蹄……

思俭凄然地抬起头，看着车歪歪扭扭地颠簸前行，听着草车“吱吱呀呀”地叫。他忽然觉得，爹爹这些年不正是驾着这样一辆家庭破车，从穷日子里滚过来吗！

车忽然停了，思俭、贤妹惊异地发现，这车草竟被爹爹拉到母亲的坟边。他俩有些发傻，望着年迈的爹爹慢慢地解绳……

贤妹困惑地瞪大了眼。思俭望着母亲的坟，眼睛顿时湿润了。

四

清明节的前两天，老爷子家起新房了。

思俭请了二十名瓦匠师傅，朋友和邻居们都来当小工。院里可火爆了，地基上插着一面红旗；门窗口上贴着“安门大吉”“安窗大吉”的红纸贴。砌砖的师傅们，银铲挥舞、手起砖落，砖线一个劲儿地上长；推灰、推砖的车轮飞转；人们不停地吆喝、喊叫；看热闹的围了一大群。在乡村，盖房确是一件喜事。

思俭不时地递给人们烟、茶；贤妹只顾忙丰盛的饭菜。他们谁也没注意，此刻爹爹在哪儿。爹爹，虽然当初指着老房说过：“这房，再住十年也倒不了。”但是，他并未反对盖新房。

思俭觉得，自从娘去世，爹爹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他逐渐不大主观武断地管家理事了，一切让思俭和贤妹拿主意。

瓦匠行，人们往往不甘示弱，加上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，师傅们便互相比试起来。这房盖得好快！

不到十一点，主体基本砌完。山尖高耸，该上房檩了，有人将贴有“上梁大吉”红纸贴的中檩稳在房山尖上。按照这里盖房的风俗，此时，一个人提一挂燃响的鞭，在墙上转起来。思俭站在墙上，把点心、糖块扔给围观者，以示“分甜”，求得大吉大利。鞭炮“噼噼啪啪”地爆响，红绿相杂的碎纸屑撒向地面。人们接着糖块、点心；孩子们趴在地上你抢我夺、笑声四起。

思俭站在墙上，看着这一切，甜蜜地笑着。忽然，他看见庄外母亲坟边起了大火，立即想起了那棵草。爹爹二十年如一日，把那草视为圣草，精心保存着。如果是那棵草起火，如何得了！清明将到，野外到处是添坟、烧纸钱的，千万别把那草引着啊！想到这，他不顾墙高，从两米多高的檐墙上“咚”的一声跳了下来。拨开人群，向村外母亲坟边跑去……

五

思俭气喘吁吁地跑。当他跑近母亲坟边时，愣住了。着火的还真就是前几天爹爹从院里拉出的那棵草。

草，快要燃尽了，火势渐渐小了下来。爹，跪在它面前，用一根树枝拨动着还没着透的草。一阵风吹来，刮开一束，他跪着追过去，用树枝把它拨进火堆。那虔诚的样子，和其他坟前烧纸钱的人一样。

哦！这草，是他点着的！思俭呆立，默默地看着父亲被火烤红的脸，那平时显示出粗暴、狂躁的眼睛，此时变得迷迷茫茫，充满了痛苦和悲伤。

草，终于烧光了，灰烬也逐渐失去了颜色。爹，突然扔掉拨火的树枝，扑在坟前，号啕大哭起来，一面哭，一面念叨……

只有女人有一面哭、一面数落的本领，然而老爷子也能这样。

思俭站在那，起初困惑、惊异，这时，也是一脸的悲伤。

田大侉子，鼻涕、眼泪一起流，哭声夹杂着数落：“我的亲人呐……从打跟了我，未得出息呀……呜呜……受苦受穷，还挨我的打骂呀……呜……度荒时，孩子们央告你做一次净面饽饽，你心疼孩子，依顺他们，做了一次。我打了你两个耳光啊！呜……谁知，你早得了病，还瞒着我。你带着病拾了那么多草啊……呜……第三天就病倒了……这草，是你的命换来的……人家烧纸钱，我……我，把这草送给你了……亲人呐……呜……”

思俭的泪水也滚落下来，也一下子扑倒在坟前痛哭起来。

这时，两个男子汉的哭声融汇在一起，震天动地。声音，惊飞了附近的几只乌鸦。泪水，滴湿了一片坟土。

如今，人们不屑一顾、久已被冷落的茫茫草海似乎也悲泣有声。